

从拍卖行看NFT发展现状

■高扬

在拍卖场上,正常看到国画、油画、雕塑、古董瓷器等实物被拍卖到天价都不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物有所值。但当佳士得去年公开竞标一件名为《每一天:第一个5000天》的NFT作品时,全球轰动了。这是Beeple耗时13年完成的一件由5000张图像组成的巨型拼贴画,竞拍全程通过网络进行,在15天的时间里,最终经353次出价,以6025万美元的落槌价(加佣金6934.6万美元)成交。

大家纷纷好奇什么是NFT,它的价值是什么?同期国内一些拍卖行如华艺国际(上海)也纷纷跟进NFT的拍卖。根据法国艺术机构Artprice发布的《2021年度艺术市场报告》,可以看到,2021年全球传统拍卖平台上共成交近300件NFT作品,总揽金2.32亿美元,成交率高达88%。

NFT作为数字领域的代币,仅仅是区块链记账系统中的一串数码,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只有赋予其一定价值才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价值体系相联系。除此之外,NFT还突出“非同质”特性,即不可替代性,比如两张人民币只要面额相等,彼此之间便可以替代,但由于每个NFT都具有独特且唯一的标识,所以能达到不可被替代、互换的效果。

追溯NFT艺术品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NFT的萌芽源于2012年的彩色币,但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支持该想法的落地。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CryptoPunks的像素头像于2017年上线,收藏者可以免费领取怪诞有趣的NFT头像。之后,有团队开发了游戏加密猫,用户可以对这些NFT猫咪进行发行和交易。无论是像素头像还是NFT猫咪,都已经初步具备艺术特质,被称为NFT艺术品的雏形。到了2020年,艺术市场停摆,画廊和拍卖行等发行和交易艺术品的场所相继停业,这加快了艺术市场“云”的脚步,NFT艺术品在NFT交易平台、拍卖行、艺术品金融等场所大放异彩。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解析,NFT从另一个角度上可以理解为数字艺术品。

实际上,数字艺术品起源于1960年代,但图像传播特性决定了此类作品极易复制,因此,确定来源和估价一直是此类作品在市场流通中面临的难题。然而,NFT技术为这一难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对于实物作品,有时会采用焚烧原作的方式来确保区块链“代币”(Token)的唯一性,虽然行为极端,但这是持有者为了保证NFT唯一性做出的牺牲。这种唯一性保证每个NFT绑定的是持有者的某种收藏品,无法被复制,因此天然具备稀缺性。让藏家及艺术家能核实数码艺术品的合法拥有者及真伪。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拍品《每一天:第一个5000天》由Beeple直接传输给买家,并附有无法伪造的艺术家加密签名和独一无二的区块链识别印记,而且数字交易平台MakersPlace也为这件作品发出NFT认证。

在多重保险的情景下,NFT使数字艺术品收藏成为可能,就像收藏实物绘画、雕塑或概念艺术作品一样。NFT数字藏品的入局让这种新玩法触达传统艺术收藏人群,令艺术圈也不得不开始认真审视这个突然闯入的“局外人”。在迫使艺术市场走向数字化的一年之后,拍卖市场也觉得NFT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有着颠覆传统的不安,但作为一种机制,NFT有足够的潜力改变现有艺术品的所有权建立模式。目前NFT的总市值——包括艺术、游戏、可收藏品等在内的所有种类的已发行非同质化代币,至今已经达到47亿美元。多年来,虚拟艺术一直被创造和谈论。但现在,由于埃隆·马斯克、周杰伦、史蒂夫·青木等名人的认可,它不仅进入了主流,还为数字艺术家和在线收藏家创造了巨大利益。

NFT的颠覆性吸引力,特别是考虑到它有可能解决许多长期存在的权力和信息的不平衡,比如确保了作品的来源、价格的透明,从而降低了欺诈的可能性。而这些不平衡正是当今艺术市场所固守的。在NFT超高的热度面前,市场参与者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似乎是一件很难界定的事情,驱动投资者的可能是“害怕踏空”。如果冷静下来,NFT到底是风口还是泡沫呢?目前,NFT在艺术市场中仍属于一个高科技的“新生儿”,艺术家和收藏者普遍理解和接受它还具有一定难度。收藏家们暂时还不会放弃对实体艺术的热衷,NFT数字艺术超越实物绘画、雕塑的日子或许还十分遥远,所以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克制。不过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的不断学习,NFT艺术市场将迎来规范稳定的发展,艺术家和收藏者都能尽快抓住技术迭代带来的机遇,以应对当今的挑战,让其创造更多的价值。

“打马球”是一场怎样的比赛?

■蔡一阳



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胡人打马球图 2004年陕西省富平县李邕墓出土 陕西考古博物馆藏

作为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分裂局面之后出现的大统一王朝,大唐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吸引了诸多外来民族人士的到来。特别是作为帝都的长安城,它对西域地区的胡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使节留学生、商贾旅客、将领武士、文官文人、僧侣工匠、奴仆侍卫、艺人伎乐、马夫驼夫等纷至沓来。无论他们来自粟特、波斯、大食,当时都一律统称为“胡人”,即当今“老外”,据史料统计当时侨居长安的胡人不下数万人。这些胡人身材高大、须发卷曲、大眼阔嘴、深目高鼻,与我们中原汉人不但长相迥异,衣着服饰和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族风俗也完全不同。

胡人沿着丝绸之路,不远万里来到大唐,通过学习唐人的先进文化,交易西域诸国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一项著名的体育娱乐活动——打马球。

打马球也叫击鞠,简单地说,就是骑着马、拿着棍、相互追逐在打着小小的马球。马球最初叫波罗球,起源于波斯(今伊朗),隋唐初时期传入长安,是唐代一项非常流行的体育运动。1971年,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了一幅《打马球图》壁画,绘制于公元711年,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风采,学界一直认为这是我国唯一一幅以绘画形式表现马球运动的资料。

直到近日陕西考古博物馆的开馆,一幅新展出的壁画《胡人打马球图》闪亮登场,立刻吸睛无数。这幅《胡人打马球图》2004年出土于陕西省富平县吕村塬的唐高祖李渊献陵陪葬墓区内李邕夫妻合葬墓前甬道西壁,壁画绘制于唐开元十五年即公元727年,不仅是我国考古发现的第二幅马球壁画,也是第一幅以胡人为描绘题材的马球壁画,表现了马上争球的场景,是继章怀太子墓发现马球壁画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弥足珍贵,系国家一级文物。

李邕墓《胡人打马球图》,残存画面长2140厘米,高1200厘米,中间的两人两马保留较为完整,两端人马遗憾残缺不全,仅余小幅残片。当时李邕墓壁画还有牛车图、牵马出行图等,因此墓早年遭盗扰破坏,以及墓上农田多年浇灌,大量内容丰富遭水浸泡损坏严重,令人无奈而痛心。

靠近这幅壁画细观,会发现墙面凹凸不平,是由绘画水平高超、技法娴熟的唐代画师,用天然矿物质和植物中人工提取出的彩色颜料和或浓或淡的墨,在涂满白粉的墙面上直接绘制的。该幅壁画人和马均比章怀太子墓的马球图大出不少,生动记录了当时马上激烈争球的一幕。整幅画面定格在击球的紧张一刻,人物的五官、骏马的姿态逼真传神,下笔准确,线条流畅,骏马造型生动,人物五官描绘细致传神,现场气氛紧张热烈,似有呼呼风声自耳畔呼啸而过……尽管隔着玻璃展柜,仍然罩不住一千多年前的生动气韵,仿佛能听到球场上马蹄哒哒的搏击声、场外

鼓劲加油的欢呼声。

这是一场怎样的比赛?在政治开明、经济发达、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的唐代,只要一说打球,就一定是去打马球,所以马球属于常见的“全民”体育运动。其玩法是:两队人(一般每队5-10人)骑在马上,用杖端弯曲的球杆击球,网囊作球门,先进球者胜。

在唐代,从皇帝到文臣武将,都痴迷与这项竞技性很强的活动,还出现了“女子马球队”。唐太宗李世民是马球运动的倡导者,唐玄宗李隆基更是马球健将,据说杨贵妃就经常与唐玄宗打马球,而且是杨贵妃带领着女子队打玄宗带领的男子队。

大唐近三百年,二十几位皇帝中,绝大多数是马球发烧友,皇家还建有多处马球场,1956年,唐大明宫遗址出土了刻有“含光殿及毬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月建”铭文的石碑。我们在博物馆还可以看到很多出土的造型惟妙惟肖、形态逼真的唐代彩绘马球俑,也是唐代马球运动的生动再现。

李邕墓《胡人打马球图》画面精美,满目生辉,动感十足,现场激烈,入目即是挟风势而来的,呈跳跃奔跑状的两匹骏马和手持杖杆奋力击球的两个胡人马球手,先声夺人,观之身临其境如在马球场。

画面左侧的马球手豹眼虬髯,胡人模样,斜座于马背,策马挥杆,胯下骏马四蹄翻腾,纵跃驰骋,右侧马球手则赤膊上阵,右臂高举,肌肉线条鼓张,袒臂回首,正欲反手奋力挥杆击球,动作迅如风雨,两人的目光皆紧盯地上的小小马球,气势张扬,似乎下一瞬间即可抢球成功。画面右侧骏马呈回首扬蹄,呈噤然止步状,体态丰满肥硕,细尾扎结,默契配合着准备击球的主人;左侧俊马奔跑中前蹄腾空而起,沉着冷静,灵性非凡,马体雄壮浑圆,皮毛上施以黄褐色点状。两个胡人马球手深目高鼻,表情生动,体态健硕,线条流畅,分别身着赭红色和土黄色窄袖袍服,脚蹬黑靴,头戴幞头,右手持球杖。他们一律为左手执缰,右手执偃月形击球杖杆。整个比赛场面虽然是瞬间动态,但精彩激烈,画面构图夸张,人物生动之极,线条流畅,自然流转,有“吴带当风”之势。马尾马鬃几乎纯以草书笔法,中国画之书画相通处于此可见,是幅罕见的唐代壁画作品,也是绘画艺术珍品。

李邕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五子魏王李凤嫡孙,开元中被封为北海太守,故号北海,在中国书法史上赫赫大名。李邕书风豪挺,结体茂密,笔画雄劲,传世作品有《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书如其人,李邕的书法是他的人格的写照,所谓“北海如象”,即指笔力雄厚厚重,观此李邕墓《胡人打马球图》壁画可知此四字深义。李邕墓《胡人打马球图》是唐代外域人在中原活动的真实写照,表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盛况,堪为国宝。